

最後的幻想

美國統治世界的計劃

赫歇爾·邁耶著



世界知識社

511
511
281

最後的幻想

美國統治世界的計劃

赫歇爾·邁耶著

吳鵬維譯

世界知識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Hershel D. Meyer
THE LAST ILLUSION
America's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
Anvil-Atlas Publishers
New York, 1954

根據美國紐約安維爾—阿特拉斯出版社一九五四年英文版譯出

最後的幻想

美國統治世界的計劃

〔美〕赫歇爾·邁耶著

吳鵬維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思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22·850×1168 1/32·13印張·343,000字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9,000 定價：6.1.33元

目 錄

序言	5
----------	---

第 一 部

第一章 垂死的徵兆	9
“可怕的景象”	11
賤人和貴人	12
間隙：兩隻手和一千隻手	15
魔鬼的誕生	19
總危機	25
我們這一時代的縱剖面	27
第二章 美國金字塔上的裂痕	33
杜魯門“駁斥”卡爾·馬克思	34
“美國生活方式”	36
建立在軍備上的繁榮	39
新的不景氣的暗影	43
艾森豪威爾醫師的臨床診斷	47
壽終正寢	50
第三章 西歐資本主義的沒落	54
美“援”救急	55
可口可樂變成凝固汽油彈	57
英國的節約與帝國	59
法國和意大利的“自由企業”	61
統一的世界市場的瓦解	66
大砲與點金術	68

第二部

第四章 殖民主義的最後里程	73
資本主義的氣管	74
拉丁美洲的“自由世界”	77
“謀殺公司”的統治	80
勞役和利潤	84
中東的貧與富	87
非洲的“幸福與自由”	91
槍砲與火炬	96
第四點計劃的騙局	99
日益臨近的風暴	102
從法尼亞到越南	106
帝國主義的喪鐘	112
第五章 朝鮮戰爭：教訓和預兆	119
新中國的崛起	121
最後的據點	124
通往侵略的大門	126
策劃戰爭	130
動機和目的	134
鴨綠江畔的慘敗	137
聯合國投票和原子彈訛詐	143
麥克阿瑟走為上策	147
分裂和妥協	149
和平與恐慌	152
“以戰爭謀取和平”的方案	157
是僵局還是敗局？	160
無可奈何的停戰	162
幾點總的教訓	165
第六章 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	170
華爾街的指揮系統	171

暴力	175
六路進攻	179
資產階級民主的腐朽和麥卡錫主義的興起	181
法律體制	187
對文化和道德觀念的進攻	193
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精神病	200
國內的試驗場	206
亞洲的試驗場	210
關於細菌戰的供詞	217
巨濟島	219
失敗的戰略	221

第三部

第七章 人民和戰爭製造者之間的鴻溝越來越深	228
重大的困難	229
從覺醒到反抗	232
在西歐遭到的反抗	237
爲什麼遭到仇視	242
萬惡的出賣	247
“……就像受過灼傷的孩子怕火一樣”	250
世紀中葉的路標	251
世界第六大國	254
“人類的理智和良心”	259
擒住瘋狂的魔鬼	262
第八章 蘇聯和平政策的力量	266
偉大的鬥爭	266
蘇聯和平政策的基礎	271
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法則	273
蘇聯的和平原則	278
衝突的實質	279
德國導火綫	283
原子彈僵局	289

一個奇怪的侵略者.....	297
“輸出”革命.....	301
共處和它的必然性.....	306
世界資本主義：最後的抉擇.....	311
第九章 帝國主義聯盟：邪惡的陰謀	316
誰將被壓下去？.....	318
“只有一根柱的屋子”.....	321
英美矛盾.....	325
西德舞台.....	334
越來越大的裂痕.....	338
海盜們之間的忠誠.....	342

第 四 部

第十章 五角大樓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計劃	347
搜羅砲灰.....	348
朝鮮戰爭的軍事後果.....	352
大辯論：是立刻作戰呢，還是晚一點作戰？.....	357
響尾蛇式的戰爭.....	364
點燃着的導火綫和送死隊.....	372
他們有理智嗎？.....	377
第十一章 福萊斯特主義：美國統治者的心理狀態	383
脫離現實.....	384
謊言和謬見相結合.....	388
精神錯亂的抑鬱和發狂趨勢.....	390
從策劃到昏迷.....	394
第十二章 是共處還是遭災殃	398
誰是美國的愛國者？.....	400
他們呼籲和平.....	404
在孤注一擲以前.....	407
人民必須行動起來！.....	409
譯者後記.....	412

序 言

我們能不能有一個持久和平的局面呢？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是不可避免呢？今天世界各地的千百萬人民都提出這樣一些問題。每個美國人最關心的也是這些問題。明確地說：美國和蘇聯能不能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它們的分歧，還是非要發生武裝衝突不可呢？

顯然，人人都有責任為這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尋找一個答案。我們自己的政治領袖和軍事專家承認，這樣一次戰爭會給美國帶來驚人的災難。有些人滿不在乎地說美國的男人、女人和兒童要死傷四千萬到五千萬人。他們承認，甚至作了這樣可怕的犧牲還不會贏得勝利。

人們總會以為，僅僅由於擺在我們面前的危險的嚴重性，就不會有人在這個問題上抱着宿命論的態度。那末，進步的和文明的人民怎麼能把另一次大戰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呢？

可是，我們所走上的道路正是不可避免的戰爭的道路。“我們必須武裝到牙齒！”“以實力謀取和平！”這就是我們當今的政策制訂者的口號。這就是德國、法國和英國的統治者在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一四年間，在他們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所叫囂的口號。這也就是德國壟斷資本家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九年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向本國人民許下的諾言。

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擴張軍備就是宣告國家破產，最後必然要引起戰爭。

事情是不是一定非這樣不可呢？我們美國人是不是一定要不斷地武裝自己，最後變成我們自己的死亡工廠的犧牲品呢？難道我們不能和蘇聯達成一項協議，將原子彈和氫彈拋到大洋底下而不將它們拿在手裏威脅世界各城市嗎？

確實，爲什麼美國、蘇聯和中國人民要彼此屠殺呢？這些國家的人民和他們的領袖中有哪些人窮途末路到這樣的程度，以致於把戰爭看成是生存的手段呢？是些怎樣的問題將密蘇里的農民或俄亥俄的工人和頓河或揚子江流域的工人農民分開的呢？一個國家的繁榮和另外一個國家的繁榮有什麼矛盾呢？

有這樣一個時期，人們認爲殺死幾個人來祭天就會求得雨水，燒死幾個女巫就能夠撲滅瘟疫。古時候的部族爲了爭奪牧地和水井而進行廝殺，組織戰爭十字軍去捕捉奴隸。據說，繁榮和富裕是建立在對外國的掠奪上的。近代，德國、日本和意大利的統治者宣稱，“我們是‘一無所有’的國家。”他們硬說他們的領土太小，資源不足，因此他們有理由進行戰爭。

現在我們知道，土地、自然資源或人力的多寡，本身並不能決定一個國家的貧富或生活水平的高低。實際上，這些是由生產方式和生產關係決定的——也就是決定於運用現代科學和技術以謀取一般福利的程度。現代科學幾乎能將任何物質——甚至沙和海水——變成千百種有用的產品。電力加上機械便可以將空氣變成肥料，將煤變成石油和橡膠，將雜草和數不清的其他植物變成布或者變成比鋼還要堅固的塑膠。土地的肥沃性還可以增加許多倍。世界上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取之不盡的水電、太陽能和原子能可以利用來提高生活水平。

事實是，現在的世界已開始進入一個巨大的技術變革的紀元，這種變革的社會影響甚至將超過工業革命的影響。而且，這種新的技術，如果加以發展並用來爲整個社會的最高利益服務，就能充分地供應人類消費所需要的幾乎一切東西，而且所花的勞動力還更少一些。

“美國人的理想”一向就是要免於匱乏和專制，爭取日益增多的生產、豐足和普遍的安全。開墾荒野就費了美國人民一百多年的勞動，建築鐵路和基本工業又費了一百年。今天，我們的工業產量已超過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產量的總和。我們的農田所生產的糧食，足夠供應比我國現有人口還多幾倍的人。據估計，我們現有的工廠假如充分加以利用，就能生產五千億美元價值的東西。即使除

去一千億美元用作擴大再生產，每個美國家庭平均每年還可以得到一萬美元的收入。而且，每年留下一千億美元來擴大再生產，美國的工人和科學家就能在五年到七年內輕而易舉地把工業產量再增加一倍。照這樣的速率，到一九六〇年，實際上每個美國家庭就能誇口說，他們每年的收入至少會有兩萬美元。

那末爲什麼有人說，我們的幸福——不，甚至我們的生存——是建立在統治意大利、巴基斯坦或越南的這一類型的政府上的呢？爲什麼我國絕大多數人還得爲勉強糊口而掙扎呢？爲什麼今天被經濟上的不安全、恐懼和憂慮壓得透不過氣來的人比二三十年前還要多呢？是什麼東西使得科學被濫用來爲不人道的目的服務，製造前所未有的萬惡的武器來消滅人類呢？

對這些問題的千篇一律的答覆是：“蘇聯的侵略”。但是，不管人們是不是相信有這樣一種威脅存在，這並不能說明爲什麼本世紀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週期性的危機，爲什麼本世紀發生不斷的備戰和流血。爲什麼西歐各國、日本和美國在過去一百年內進行了一百次以上的戰爭和軍事行動呢？爲什麼這些國家的工業沒有戰爭訂貨的刺激就會陷於停滯狀態呢？

不管我們的政治信仰怎樣，我們再也不能避不答覆這些問題了。與此有關的並不是蘇聯和中國的生存，而是我們國家的生存。我們都是同一隻船上的乘客。這個日益臨近的風暴將會影響我們大家，儘管我們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有所不同。我們對恐懼和愚昧的默認是避免不了這個後果的。堅持狹隘的偏見不能改變當前世界事務的真正狀態。

一個國家無論怎樣強大，都不能長期安然無視於真理和事實。愚昧可以致命。“以實力謀取和平”這句漂亮話能不能改變軍備競賽必然引起戰爭這個事實呢？誇耀和吹噓美國的實力能不能改變這樣的事實，即我國僅僅是一個擁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國家，沒有任何可靠的盟友，遠比蘇聯或中國容易遭受原子彈和氫彈的破壞呢？

本書研究我們所面臨的全面危機的原因和徵兆，並說明它們如

何反映在我國領袖們的計劃和行動上，以及戰爭與和平力量的全世界性的鬥爭上。

全書的主要論點分成四部分來講。第一部分論述那些力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力量的本質。第二部分討論各殖民地國家的形勢變化、中國革命的影響、朝鮮戰爭以及美國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對於朝鮮戰爭的分析顯示了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矛盾。第三部分所說明的是那些想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勢力無力發動戰爭，或至少日益難於引起戰爭。

最後一部分是一個警號，說明一個以沒有勝利希望的破壞為基礎的瘋狂和拚命的戰略計劃已在擬訂中。這個戰略計劃的無可避免的、可怕的後果以及我們對此應加制止的莊嚴職責，則總結在最後一章中。

本書的基本前提是：美國人民能夠參加爭取世界和平和共處的鬥爭。然而，美國人民首先必須認識那種不顧一切地力圖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勢力的性質並且不過低估計它們的力量，才會參加這個鬥爭。第二，美國的工人、農民、自由職業者和企業主必須認識世界和平力量的強大，並認識到他們與世界和平運動合作和結成聯盟會使世界持久和平的勝利成為真實的或可以捉摸得到的東西。本書的目的就是要指出目前世界形勢這兩方面的情况來提高這種認識。

——赫歇爾·邁耶

第一 部

第一章 垂死的徵兆

一九五〇年標誌着二十世紀前半期的結束，亦即人類歷史上變化最大最劇的時期的過去。本世紀的開端——一九〇〇年，雖然距離現在只有五十年，却似乎已經很遙遠了。早期的事件的步調和韻律，用現在瞬息萬變的大動亂來衡量的話，幾乎是沉悶而瑣碎的了。表面上看來，當時的世界似乎是“和諧的”、“安寧的”。臭味相投的國王和沙皇、銀行、投資和貿易公司、資本家的私人創業精神支配着整個的世界。

當然，也發生了一些衝突和傾軋，但與後來的發展相比，就顯得較為“渺小”了。在南非，布爾人和英國人之間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戰爭；巴爾幹被認為是一個“火藥庫”；日本正在窺伺朝鮮和俄國的遠東諸省。美國對西班牙進行了一次大事宣傳而沒流多少血的戰爭之後，正在對菲律賓進行一次沒有那麼公開而流血較多的戰爭。德國對英國的貿易和殖民地垂涎欲滴。在中國，英美聯軍屠殺“暴徒亂民”，進行了一次“法律和秩序”的戰爭。當時已有了一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以及一個新興的工人運動，但是羅曼諾夫、哈布斯堡或霍亨索倫這些皇室的憲兵還對付得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看來是穩固的。一個英鎊換五塊美元左右，法郎、里拉和德拉馬都相等於一定重量的黃金。英格蘭銀行，和法蘭西銀行一樣，“像直布羅陀的岩石一樣穩固”。世界的統治者愉快地舉杯祝頌這個新世紀，滿懷信心地展望着一個不折不扣的安全和繁榮的時代。

到了本世紀的中葉，那些“太平”年月的氣象便所餘無幾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一系列的大革命將許多朝代和既得利益集團趕下了

台。世界的面貌改變了。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類脫離了資本主義體系。各地的社會變革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向前進。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採取了守勢。資本主義頭子們的和行動都集中在“生存”的問題上，集中在制止私人企業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興起的問題上。

今天，在本世紀中葉，世界已不再是一個統一的無所不包的整體，而是分成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部分了。這種分裂已經深入地球上每個城市和村莊的生活的各方面。有一件事是愈來愈清楚了，那便是兩個世界在一般氣度和見解上的不同。不管我們怎樣看社會主義世界，我們必須承認，它的領袖和作家經常在談和平，在談不斷的社會發展，在談創造無限豐足的條件。他們對理智、科學和人造有無限的信心。因此：“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①“我們是生活在不平凡的時代裏——偉大的建設和驚人的發現的時代。……我們這個美妙的時代充滿了新創造的傳奇式的事，充滿了偉大的理想。……我們知道，未來是屬於我們的！我們正在親手建設我們的未來，我們的未來將是美妙的。”（華西利·查哈倫科著“走向明天”。）

一九五三年十月五日，格·馬·馬林科夫宣佈說：“我們強大祖國正處在蓬勃發展的時期，向着新的勝利邁進。我們有着建成一個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條件。蘇維埃國家的天然財富是取之不盡的。我們國家已表明它有利用這種巨大的財富來為勞動人民謀福利的。蘇聯人民已經顯示了他們建設新社會的本領，他們滿懷信心地展望着將來。”^②

資本主義世界的一般氣度和性情與這成爲顯明的對照。無論走到那裏——都是暗淡、悲觀的哀鳴和充滿着末日的氣息。假如說一個社會的氣度或性情以及它所提倡的理想是它的健康狀態的反映的話，那末，我們這個社會看來便是非常不健康的。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七七三頁。——譯者

② 馬林科夫：“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蘇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頁。——譯者

“可怕的景象”

這裏且舉幾個典型的例子。佛羅里達大學政治學教授威廉·格·卡爾登寫道：“自從羅馬帝國衰亡以來，西方人的腦子裏就從來沒有這樣地充滿了普遍的恐懼和失望。……人們都在展望着這個沒落世界的可怕的景象，他們的心境主要是一片逃避思想。”¹

亨利·福特第二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在向哪裏走。我希望我知道這一點。對於人們的心境，我還摸得不太清楚。我們可以走的路顯然有兩條。一條是走向戰爭。另外一條便是破產。必須有某種路途是回到自由競爭的經濟中去的……在市場上進行自由貿易和買賣。”²

另外一些人，像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沒有像亨利·福特那樣直率，却談起人類的靈魂來。杜勒斯說：“人們的腦子混亂，心靈腐蝕了。……聯邦調查局無論怎樣效率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也保護不了我們。……這個國家是有些問題了，否則我們不會處於現在這樣的狀態和心境。”³

大學、教堂和交易所的各色各樣的頭目們聞到了這種臭氣，診斷說，有些東西在腐爛了，大聲疾呼見義勇為。芝加哥大學前任校長羅伯特·姆·赫琴斯說：“文明已經到了末日……除非我們能夠掀起一次道義上、心智上和精神上的改革。”

哈佛大學社會系系主任皮特里姆·索羅金高唱道：“一切都沒有了標準，一切準繩都被破壞了。心靈、道義、倫理和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支配着一切。危機到處隱伏着，從上至下，幾乎席卷了整個的文化和社會。”⁴ 耶魯大學某委員會寫道：“本社團和委員會希望耶魯大學的宗教生活更健全起來。”⁵ 一羣為各種“心靈健康基金”所餵養的精神病學家建議舉行大規模的精神分析⁶。

正像在羅馬帝國沒落的時期一樣，許多人對人類的理智失望，在神祕主義中求安慰。根據赫胥黎分子、德布魯格里分子、羅曼分子以及其他人的說法，科學是破產了。頭腦混亂的學者和知識分子在追

求古代或中古時代文化和倫理上的標準。他們企圖想恢復維達、寇克加德以及其他一些神祕的宗教哲學。他們唯恐他們的制度的“精神價值”破產，到處搜索顛撲不破的理論。有些人意識到他們的歷史時期已日落西山，最近主張召集“不但……是政治家和軍人，而且……所有的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來規劃一個新世界的原則。”一九五二年九月間，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些賢哲們建議召開一個有一百名科學家和學者參加的會議，來“解決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並以“十二年的時間來研究‘民主’這類象徵思想體系的信條”。

賤人和貴人

與信仰、崇拜、精神分析和長期的思想體系研究同時出現的，有另外一些“切合實際的”建議。索羅金教授勸告人們接受聖經上的箴言，“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什麼、喝什麼；為身體憂慮，穿什麼；……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⁷。重振道德的提倡者弗蘭克·布奇門也擁護這種論題，他把希姆萊描寫成爲“一個偉大的好漢”，而希特勒“是上帝派來的”。梵蒂岡教會在向中國和北朝鮮人民的呼籲書中請他們“不要輕視上天的東西而只尋求人世間的東西”⁸。梵蒂岡爲了支持它的要求，拿出了兩張“奇蹟”照片來，照片表示太陽“在下山之前迅速自轉”⁹。這個奇蹟之後還有另外一張照片，上面印的是兩個葡萄牙孩子看見了聖母瑪利要求他們極力設法去拯救俄國。“紐約時報”補充說，“教皇庇護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三十日也看到了這個同樣的奇蹟。”¹⁰好萊塢立即就把這個奇蹟拍成了電影。

可見教士、銀行家或教授都一致認爲，我們的道德、法律和文化領域處於一種危機的狀態中。有些人含糊地暗示說，我們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已瀕於某種大轉變的緊張狀態。他們之中任何人都不敢再說別的了。但是，有誰能將政治制度和它的經濟基礎分離開呢？道德和文化的沒落不就是整個社會制度在危機中掙扎的一個確實的徵候嗎？

當然，這種危機與人民確是在尋求“人世間的東西”一事是相連的。一方面是非洲和亞洲的工人和農民力圖掙脫飢餓和貧困。另一方面是資本家尋求廉價勞動、原料和可以產生更高的利潤的投資。在這樣的基礎上，哈佛大學的華爾特·布·皮特金便將人類分成了“賤人”或“貴人”，而歐亞大陸就約有十五億的賤人。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梵蒂岡教會於一九五二年出版了一本“天主教國際道德法典”修訂版（第一版於一九三七年發行），這本書上寫道：“造物者將世界上的東西不同地分配於世間各地區和民族之間。上帝的計劃必須遵行，各個人類集團無權認為他們自己是他們所佔有的土地上的恩澤和財富的唯一的佔有者。”法典上又說，“國際權威當局有責任將一些尚未開化的民族置之於它的管教之下。”它將殖民地人民稱之為“野蠻的和低等人民，罪惡、愚昧和迷信的犧牲品”¹¹。

假如這些落後的民族居然想要趕走“文明人”，法典規定得有特定措施。“科學和技術不斷地為交戰國提供更有力的殺人和毀滅的工具；空戰、潛艇戰、化學戰和細菌戰。否認某些國家有權採取一定的措施使軍備和戰爭方式適應這些新的可能性，是沒有意義的。”（着重點是著者加的）因此，制止“賤人”找尋“人世間的東西”的最方便的辦法，便是將他們送上西天。

下面這一點也是現在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們所提倡的醫治危機的藥方。他們掘起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屍體，這個理論是在封建主義垂死的時候產生的，它聲稱，地球供養不了五億以上的人口，並說，社會不安、戰爭和革命都是由於“人口過剩”而產生的^①。

今天，新馬爾薩斯論者大談其通過羣衆性的避孕、戰爭、飢荒和停止用科學方法制止流行病，來拯救人類。“生存之路”的著者威廉·伏格特寫道，“不幸得很，儘管有戰爭、有德國人的屠殺和局部地方的營養不良，歐洲人口（不包括俄國）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六年之間

① 今天，世界上的土地只耕種了二十億英畝。聯合國的估計說明，還有二千五百萬平方英里即一百六十億英畝土地可以種農作物，即以現有的耕作方式而論，它也可以供養八十億以上的人口。

仍增加了一千一百萬。目前中國可能遭遇的最大的悲劇便是死亡率的減低。……智利的最大的國家資財之一——或許要算是最大的資財——便是它的高度死亡率。”¹²“遺傳雜誌”編輯羅伯特·西·柯克寫道，“今天世界上最可怕的一股力量便是沒有節制的多產。”另外兩個馬爾薩斯論者艾麥·彭德爾和蓋伊·伊·伯奇硬說，“十五世紀的黑死病對倖存的英國人是一種恩澤。”

至於現在，他們聲稱，“世界上每年都有四千萬到五千萬左右不必要的生育。”他們寫道，凡是無力給子女以適當的食物、衣着和教育的父母，都應該使其“不能生育”^①。他們又建議採取措施禁止千百萬的中國人、印度人、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結婚¹³。一位美國生物學家科尼柳斯·普·羅得斯寫到波多黎各時說：“這個島所需要的不是公共衛生工作，而是能够徹底消滅人口的一次海嘯。”¹⁴瑞士蘇黎世的“每日導報”在研究了日本的死亡統計並注意到日本人的死亡率已由於青黴素和鏈黴素而有所降低之後抱怨說：“日本人已不像從前那樣容易死了。”

事實上，他們全都信賴原子彈和氫彈。著名物理學家阿瑟·赫·康普登宣佈說：“我想，上帝不僅會原諒我們投擲原子彈的行爲，而且也正是由於上帝的幫助和啓示，這項工作才得以完成。我把美國之能够第一個製造和使用原子彈看作是上帝的一種直接的行爲。”伯特倫德·魯塞爾公開地說，如果氫彈能提供拯救西方世界唯一的希望，他贊成使用。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會議上，杜勒斯宣稱，“來自內部的危險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基本原因”，並說“西方國家可能又要毀滅自己了。美國對於設法建立一種局面以便西方國家不再陷於自殺一事，感到興趣。如果有西方國家決定要自殺，它們必須獨自去幹。”他要求建立更多的德國師團，製造更强有力的武器，並要大家“對上帝和西方文明有更大的信心”。

① 他們把絕育手術看作是美國人的發明，因為當希特勒在一九三四年採用它時，加利福尼亞已實行了十五年了。